

父亲的老家

余冬梅

不耐烦。我有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整天忙得团团转,还得抽出时间和精力一趟又一趟地跑老家,太累了。但也没办法啊,我总不能置父母于不顾。

老哥也不得不妥协。为了让父母能过得舒服一些,他特地从外地赶回老家,请工匠把老屋整修了一番,买了一些家具,添置了家电,水电问题也安排妥当,让腿脚不利索的母亲尽量方便一些。为便于联系,还安装了无线网,教会母亲使用智能电话。老弟在临出发前还给他们准备好了一年的柴火,满满地码了半边屋檐。曾经冷清了十年的老屋,似乎又焕发出了生机。傍晚时分,我们兄妹几个陪着父母在院子里闲坐,母亲新养的几只小鸡在脚边咯咯唱着踱来踱去,小侄子快乐地尖叫着追赶那只小花猫,炊烟袅袅地飘上屋顶,一抹晚霞映照着远处的山尖。置身这恬淡温馨的场景,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忘记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忘记了工作中的纷纷扰扰,恍惚间竟如回到了童年的快乐时光。

渐渐地,我发现母亲跟我的视频聊天话题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各种埋怨吐槽,逐渐转变为今天去了哪个老邻居家串门,明天又会见了哪些老友,哪种小菜发芽了,哪块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哪棵树上的果子快熟了,村里三家小卖部的货品哪家物美价廉。内容尽管琐碎,我却能感受到她满心的欢喜,似乎已对这样的生活乐在其中了。有一天她竟喜笑颜开地告诉我:“我今天买了一只小猪哦!”我瞠目结舌,天,她这也是打算大干一场啊!难道她也忘记了自己是六十多岁且百病缠身的老人的事实吗?

父亲则一门心思地想着多种点粮食。在他眼里,土地,是人类最坚实的倚靠,是人们耐以繁衍生息的根本,而粮食则是人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撑。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都无法理解的是父亲对土地和粮食的狂热追求,母亲说这大概跟父亲童年时在饥饿中长大有关。父亲的童年正赶上新中国初立,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困苦,又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因此,父亲对饥饿的记忆特别深刻,并常常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在我幼年时期,老家这里人口密集,土地紧缺,为了让一家人填饱肚子,父亲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扑在土地上,不惜耗尽汗水,把任何一个能利用的边边角角都开发出来种上粮食。从我记事起,我家的庄稼年年丰收,粮仓总是屯得满满的。但是他决不允许我家的土地上栽种果树,任何一棵打算在我家地里生根发芽的小树苗只要一冒头就会被他毫不手

软地连根拔起。父亲的这一观念,导致童年时的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们啃着各种香甜的水果,馋得直流口水。

或许是因为充沛的阳光和优质的水土,我老家出产的水果味道特别纯正,然而过去千百年来,交通闭塞,信息也不发达,这一特产犹如埋藏在雪中的珍珠,光芒被掩埋。近年来,随着交通运输网络的日渐发达和政府对外宣传力度加大,这里水果的名声逐渐被外界知晓,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很多人抓住时机赚了个盆满钵满,甚至吸引了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渐渐回归,准备在老家大展手脚。但我的父亲竟然对此不屑一顾!他仍然只对种粮食感兴趣。父亲经常念叨一句话:“赌博钱,顾眼前;生意钱,六十年;挖泥培土,万万年。对于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良田大量荒芜的情况,我常常表现得忧心忡忡,尤其是耕地被占用来修筑房屋的现象他更是深恶痛绝。“这些败家子!”他常狠狠地念叨:“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他们都忘了那些灾荒年饿死人的时候!”眼看着村里人都靠种水果发了财,再加上政府的积极宣传和免费赠送树苗免费培训种植技术等一系列有力措施,父亲对果树的嗤之以鼻的态度有所松动,我家的地里终于稀稀拉拉地种上了一些树苗,但总是被茂盛的庄稼掩盖得只冒出一小点可怜巴巴的树尖。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自从父母回了老家,过年回家团聚也就成了我们兄妹三人,哦不,应该是两个小家庭和尚未成家的老弟约定俗成的规矩。我经常回家,早已见识了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老哥和老弟总惊叹不已。公路的触角伸到了每一户门前,一条连接渝鄂两地,命名为“奉建高速”的高速隧道即将从我家屋后的山坡上呼啸而出,届时从我们老家到奉节县城开车只需十来分钟,另有一个港口也已开工在建,水路、陆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即将形成;水果之乡的名声果然不虚传,漫山遍野的脐橙、桃李令人激情燃烧;外出打工的人纷纷回老家造房子,一个个比着赛似的把房子造得一栋比一栋漂亮豪华。

老家,记忆中的老家,腾飞中的老家,今非昔比的老家,她让我们那样熟悉却又如此陌生!

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本打算节后就返工的老哥和老弟滞留在了老家,于是他们决定干脆趁着这难得的空闲时光,好好陪陪父母。哥俩每天跟着父亲到地里去劳作,但父子三人总是会起争执,因为各自意见不同。孩子们认为多施点化肥,省时又省力,但父

亲宁愿吭哧吭哧地从老远的家里拖农家肥到地里;儿子们认为多打农药可以让庄稼长得更好,但父亲宁可庄稼减产也要用石灰代替杀虫剂;儿子认为应该大力发展水果经济,老子坚持种粮才是农民的本职;老子认为儿子不懂种地,儿子认为老子是自讨苦吃。“你几爷子懂个屁!”父亲气急败坏地骂,“化肥用多哒土地板成一块,产量越来越低不说,庄稼还会得病,农作物农药打多哒人吃哒更要生病!再说哒,老子一辈子不吃水果照样活得好好的,你三天不吃饭试哈看还活不活得成!”老哥气得面红耳赤地回怼:“你晓不晓得,你的庄稼不打农药,你旁边地里的庄稼都减产了,人家讨厌你得很!”

但残酷的事实也让父亲很茫然很无奈:他如今是真不会种地了。从收入角度来看,种粮食确实没有种水果划算;庄稼病虫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不打农药就几近绝收。就以红薯为例,红薯曾是我老家的主产农作物之一,这里出产的红薯产量高,品质好,用本地红薯加工的“大溪粉条”是巫山一绝,不仅是我们本地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还是巫山人馈赠亲友最得意的礼品。可父亲回老家的这两年才发现,他种的红薯竟然全部坏掉了,外表看起来个大光鲜,可用刀削开一看,里面全部被一种黑色小虫子给钻蚀得千疮百孔,还散发出一股恶臭,连猪也不吃。其他庄稼也都病虫害频出,各种状况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到底是哪个搞的嘛?就没办法了没?”他常常远眺着广袤的原野这样忧虑地自言自语。

但是,我无法给他答案。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我父亲,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就像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都只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很多人就这样逐渐迷失在了城市的钢筋混泥土筑起的丛林中,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家了。幸运的是,我的老父亲竟然一直没有迷失,他一直在努力回归。然而,他的思维始终停留在他的时代,停留在他的老家,他那美好的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余冬梅,热爱文字,喜欢读书和写作。从小在黛溪河水里嬉戏,在巫山云雨里穿梭,为晚霞红叶着迷,被三峡传说魅惑,心里始终住着一个文学梦。)



遇见葱坪

赖扬明

葱坪,葱即葱茏之意,坪乃为平坦之地。葱坪,多么素雅

的命名,却诗意般存在。野外寻幽,山里探秘,葱坪是绝对的好去处。邀约一群朋友,从巫山县城出发,驱车三小时,抵达当阳后,身背干粮

和帐篷,而后徒步两小时,即可亲临葱坪。鲁迅先生说,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如果没有绝对

的勇气和不懈的毅力,是不会深入这块处女地的。所以,去的人很少,我们也只好循着若有若无的路,摸索着攀爬而上。因为心中充满着无限向往,所以浑身带着劲儿,虽然是负重前行,但是令人神往的美景总会让我们如释重负。

爬上山顶,葱坪方显真身。海拔2000米的葱坪,方圆10

平方公里,没有人烟,一切都归于原始,归于宁静。驻足观

望,一些高高矮矮的树木,在微风的抚弄下,扭摆腰肢,挥手

舞足,发出清澈的细微声音,似乎是在欢迎,又似乎是在喃

喃自语。目及之处,苍翠青绿,眼睛变得清亮了起来,心肺似

乎被清洗过一般,舒畅。

所有的人,都在惊呼喊叫,唯有我,脚步轻轻的,害怕我的

涉足打破这里的美好。敞开心胸,舒展双臂,闭目静听,从耳

畔吹拂过的风,发出我无法理解的声响,似乎是情话,更像是攀谈。睁眼,放眼之处,一棵接一棵的松柏,次第站立

在哪里,就像期盼我们回家的父母,眼神里满是期待和祝福;大小不一的低洼湖泊,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碧野。此刻,我方才明白,何为身临其境留恋不已,方才懂得,何为设

身处境流连忘返。

择一平地,搭建好帐篷,露宿一晚。明净的天空,清静的

旷野,纯净的心灵,此刻融为一体。躺在草地上,软绵绵的,偶

尔一片细叶,悄悄地钻进衣服,蹭得皮肤十分酥痒。一片片云,在上空时而集结,时而原地解散,变换来,变幻去。

没过多久,下起小雨,雨细如丝,丝丝缕缕织锦在这山

与那山之间。雨丝在头发上盘落成珠,在眉睫上飘洒成泪,衣服渐渐地被濡湿,整个人被凉透,在这纯自然的天然浴缸

里,我们都很享受。

云在天上飘飞,雾在林中飞腾缭绕,如烟似雾像云。在你的心中翻腾成诗,涟漪成画,谱写成歌,一切都是赞美。微

闭上眼,聆听一种云雨飘飞的声音,感受“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的浪漫多情,恍若置身仙境,无不美哉妙哉。

雨过后,那些云朵被一阵风卷走,藏了起来。天空,好像被刚刚打扫过一般,干净辽远。一轮圆月,从天空的一角犹

如笋尖一样,冒了出来,而后,向我们慢慢滚来。星星,一颗,两颗,千万颗,蜂拥而上,犹如一群活泼的孩子,簇拥在月亮

周围。月辉皎洁透亮,洒落在树梢,草禾,和我们的帐篷上,响起簌簌之声,而后这声音,流进我们梦里。

葱坪,就像一张白纸,它的空白,遵从了它原始的内心。我们找不到有半句赞美的诗词,也没有聆听到一个远古的

传说。



《东方欲晓》(国画)

谭少华画

三峡漆匠

杨亭荣

生漆是三峡特产,既环保,又经久耐用。割漆的师傅叫漆匠,满身伤痕的漆树和满脸沧桑的漆匠是三峡深处的一道沉重风景。

记得小时候,我家的乡村有很多漆树。在我8岁的时候,村里王大爷从漆树上摔下来惨死的模样一直让我心里发悚。王大爷待我特好,每次从漆山上归来,总要为我带一些香甜的野果,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野果是最珍贵的食物。山里人死后不念悼词,我便发誓今后一定要好好写一篇祭文,以慰王大爷在天之灵。

王大爷8岁时随其父上山学徒,58岁摔死,50年割漆生涯,50年风雨穿行,使他踏遍了当地所有的漆山,摸遍了所有的漆树。

在三峡割漆是一件很讲技巧的手艺。割漆有三道程序,一是打钉,在树上打进一

些木质小桩,供攀树时踩脚使用。第二个程序叫“脱衣”,将树干开割处的粗皮轻轻刮掉,以免粗糙的树皮屑落入漆液。第三道程序是开口放水,用一柄半月似的小刀在“脱衣”的地方划上一道道如同新月斜挂般的小口,让树皮内的汁水流出。开口放水是割漆程序中关键的一环,非一朝一夕之功。关口开大了,漆液割不到几次,口面凝结不合算;口开小了,水放不完,又影响漆液质量。水放7天后才可正式割漆。程序则是沿倾斜了的开口处用漆刀轻轻划掉一层树皮,斜口下面插一小汤勺大的筒壳(盛漆液的小器皿),乳白色的漆液便慢慢流入筒壳

之内。漆液如眼泪,挂满漆树全身;漆汁如乳汁,养育漆匠们生存。漆树的奉献以生命的最终归去为归宿。三峡的漆树,小的一般可开十至二十个口子,大树则可开四五十个口子,每个口子每年可割7次。7次过后,开口便像一张张再也无法闭合的嘴唇,只有七八年过后,这些树才可以再次割漆,周而复始,直到漆树生命的尽头。

在王大爷的漆匠生涯里,我常常看见他身背一个盛漆竹筒,手拿几把半月漆刀,带上一袋充饥的干粮,风里来雨里去,以大山作床树枝当被,在一片片枝繁叶茂的漆树

诗雨

走在下庄的路上

刘业俭

是的,下庄是个天坑村曾经,这个天坑装满贫穷、愚昧和落后曾经,因为没有一条出坑的路,天坑里的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天坑里的人,被迫成了井底之蛙在天坑四壁撞击回荡的蛙鸣长成了泣血的杂草和荆棘

从绝壁攀援而出的几个打工仔把从坑外揣回来的几粒见闻在村子里来回地奔走炫耀使整个天坑里的人慢慢醒来,脑子里有了不安分的火星

他们聚集起来,一个共同的想法石头一样相互撞击

沉睡的眼里有了光,紧握的拳头里有了河流

夜空下的铿锵誓言,一不小心,就穿越了时空

面对一方苍天,他们签定生死血书:生命不息,修路不止

一代人不行,子孙们继续

死再多的人,也一定要在绝壁上凿出天路

——这血书辽阔无垠,既是下庄人的灵魂突围

也是熠熠生辉的招展红旗,更是跨越时代的宽银幕

至此,下庄这口天井便蓄满硝烟,蓄满飞扬的星辰每一个下庄人,把坚韧、顽强、意志烧红锻打成铁锤、钢钎、钉子,甚至造成炸药一寸一寸地,在自己壁立的胸膛上掘进……

艰辛、危险、悲壮,浇铸成下庄人的铮铮铁骨,交织成天坑里盘旋着、呼啸着的龙卷风每滚落的一个石头,都能将时间

砸出一个洞,都能将沉睡的大地砸出呻吟

都能使每一个起伏的山头,咬着月亮陷入深深地思索

七年,几千个日日夜夜一条八公里的触须,终于

伸出了坑外,嗅到了幸福的气息……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我走在上面依然能听到叮叮铛铛冒着火花的叩问依然能听到开天辟地、呐喊着的炮轰声是的,我看到昨天的血、泪、汗,以及逝

去的生命

都在由今天的阳光轻轻擦拭

像擦去墓志铭上静静的尘埃

孤陋寡闻啊,大半生了,我没见过比下庄这八公里更长的路……没见过

每一毫厘之下都深藏着抗争之歌的路我有些颤栗的眼睛逐渐清晰起来

下庄这个天坑,其实啊,是宇宙的一个用于汹涌的缺口!

倒过来,则是宇宙的一顶金质皇冠!



间书与他一生的勤劳与艰辛。在王大爷一家8口,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人割漆维持生

计。在我偏僻的家乡,虽不算富裕,倒也算得上吃得起饭的人家。要是到了春荒之际,我们邻里几家都得向他借粮度日。特别是他从山上带回来的野果晒干之后更是成了春荒里的山珍佳肴。

今天,与王大爷共度漆山岁月的漆匠大多已经作古,年轻人大多不愿再割漆的辛苦行当。三峡漆匠的手艺大多已经失传,三峡生漆这一特产也基本消失,那些经风历雨的漆树也因自己太饱满的乳汁得不到消解而被撑死。我们现状偶尔能够看见的,只有干枯的树枝在大山中哭泣。

宁河峡韵